棉筒袖里的暖冬情

张玉琴（陕西）

过去的冬天，小孩子们常在村子里玩耍、疯跑、喊闹、蹦跳，玩得忘乎所以。每当这时，总有奶奶或母亲喊，快来，戴上筒袖，要不手会冻烂的……

这是孩子们经常听到的喊声，也是上辈人给孩子们最多的温暖。在农村，经济条件好的家里才能买得起蜂窝煤炉子，条件差的就是一张热炕。晚上，把孩子们戴的筒袖暖在炕头最热的部位，早上从被窝里取出来就是热乎乎的，孩子们戴上筒袖，也就不觉得手冷了。

筒袖一般有半尺长，缝制用的布料都是缝衣服剩的布头，各种颜色都有，在那个年代，也没有啥讲究的。缝好雏形，塞进去一团棉花，铺平弄展，再做个里子，针线引几道封住边，一个筒袖就做好了。

小时候的我，手冻得红肿不说，还会破裂、流血。每到冬天，母亲都会把旧衣服上的兜兜拆下来，给我缝上两只特大筒袖。细心的母亲总是嫌布料颜色太深太旧，担心我不喜欢，还会在昏暗的灯光下，一针一线，绣上一朵漂亮的牡丹花。每当我戴着出去，都有人会称赞："你妈的手真巧。"

寒冷的冬天，坐在教室里，老师在上面讲课，我们把两只手塞进筒袖里，暖暖的、热热的。写作业时，把一只手拿出来，另一只手仍然暖在筒袖里，把冷挡在外边，把热留在里边。

后来，附近工厂上班的年轻人总是骑着自行车戴着白棉手套，从村庄穿过，让人好生羡慕。当时，能戴上一双白手套是最有面子的一件事。再后来，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好转，农村的经济条件慢慢改善了。村里的女人都会买来毛线，亲手织手套。各种各样的毛线，织出时尚好看的花纹，人们戴上这样的手套可真是时尚大方，非常好看。再以后，县城里有人卖做好的绒手套、棉手套，女人们就不再自己织了，都买现成的手套。但还有一些年龄大的老人和妇女偶尔还戴着筒袖，走在寒冬的村庄里，趁中午围成一圈，晒晒太阳，絮叨着筒袖年代的苦与乐。

如今，传统的筒袖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筒袖作为乡村人的记忆，带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们多少温暖，永远留在他们的衣食住行里，留在过往的乡间……

一双筒袖暖冬情，童年的每一个冬天，是一双双母亲缝制的筒袖，温暖着我们的童年时代，温暖了一代又一代的农村孩子。无论岁月如何变迁，筒袖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清晰，让我恋恋不舍，让我记住了那乡愁和乡情。

竹篱笆留住乡愁

丘艳荣（广东）

漫步在美丽乡村示范村，我特别喜欢流连于农家的小菜园、灌溉圳的堤岸、绿化带的周边。因为在这些地方我又见到了久违的竹篱笆。这是属于乡村的色彩，这是属于田园的诗句。竹篱笆，勾起了我久远的记忆。

篱笆，是我童年时代随处可见的美丽风景。那时候，每家门前的菜园子四周都有一圈竹篱笆。小时候，我曾经看过父亲围篱笆。父亲先是准备好一大堆竹竿、竹篾和圆木枝，把竹竿和圆木枝的一端削尖，然后用力扎在土里，沿着园子形状围成雏形。随后，他就用竹篾在竹竿和圆木枝间穿进穿出，编排扎制。在父亲的汗水里，一圈还释放着竹子清香的篱笆就出现在我的眼前。

篱笆墙筑好了，母亲就开始在菜园里撒菜种子，种菜秧子。她还在篱笆边种了许多蔬菜：豆角、苦瓜、黄瓜、丝瓜……父亲呢，则在菜园口那端种了一行果树，西边是一棵芭乐，东边是一棵龙眼，中间各种了一棵枇杷树和黄皮果树。我也来凑热闹，在每棵树周围都种了一圈指甲花。篱笆围成的菜园子，种树、种菜也种花，也种出了农家生活的从容和恬淡。

不多久，木槿渐渐茂盛，果树日益长高，指甲花绽放了，青葱的蔬菜也开出各色的花。园子中间，辣椒红、茄子紫、南瓜胖乎乎、苦荬绿油油、小葱水灵灵……蝴蝶在篱笆上飞来飞去，小鸟也常来篱笆架上驻足，连猫和狗也吸引了过来。猫那圆溜溜的眼睛随着在篱笆上跳跃的小鸟转。狗呢，则如顽皮的孩子，总想钻进菜园子里探险。当然还有个小小的我，时不时上演"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的戏码。正午的阳光透过篱笆，斑驳跳跃、迷离梦幻，菜园便添了几许情趣和诗意。

而今，又见到当年的竹篱笆，感觉与旧时光撞了个满怀。但是，又似乎多出了一些内容。多出来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个答案，不管是我还是其他目睹了农村变化的人们，都可以很轻易地给出来。昔日的乡村虽然有山清水秀、桃红柳绿做底色，有弯弯的月亮、清远的笛声、篱笆村落蛙声虫鸣做乡愁的意象，但也有与之相连的贫穷与落后……而今天的乡村，一座座精巧别致的农家小楼、一条条宽敞整洁的村道，还有和风轻拂的亲水平台、绿荫葱茏的绿道。美丽新农村，满眼绿色、满怀花香。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竹篱笆，已升级为美丽乡村、富足生活的标配了。

看，此时的这些篱笆小景，与我们独具特色的客家建筑相得益彰。晨迎朝霞，暮送斜阳，它朴素而高雅，自有一种"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尘草木春"的旷达、拙朴和自然。它以诗意的笔调和散文的形式，凸显了农人的本真淳厚、平淡超然，极富人生智慧和审美智慧的生命存在。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今日乡村最美的模样。今天的村庄要唱起现代的歌谣，同时，也不能忘记昨日的歌谣。

很庆幸，我们的美丽乡村建设用一丛篱笆重现了昔日的情怀，为我们留住了这一份乡愁。让远方的游子，记忆里总有这一围小小的篱笆，青绿着、蜿蜒着。它是乡村留在我们心里的暖，它是游子永远的牵挂，一如母亲慈爱的眼神，父亲谆谆的教诲。小小竹篱笆，是田园生活的代名词，是美丽乡村的一部分，也是乡愁的一种载体。

雪中的鸡蛋饼

王琪（江苏）

清晨醒来，窗外已是漫天飞雪，片片雪花迎风起舞，煞是好看。打开窗户，我贪婪地吸了一大口雪中的空气，顿觉全身舒坦。这下雪的日子就是不一样，感觉室外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清新，天地间白茫茫的一片银装素裹，更显得静谧安详。

吃了热腾腾的早饭，穿上暖和的羽绒衣，戴上厚实的棉手套，就得出门去上班了。天很冷，雪花落到地上没多久便冻了起来，整个地面滑溜溜的，让人没法骑自行车。公交车好像也在雪地里寸步难行，我等了半天也没见一辆车来，只得一个人小心翼翼地踩着冻得冰硬的雪地踽踽独行。在这样的雪地里，行走的速度必须很慢很慢，因为稍不注意就会摔个跟头。步行尚且如此，那些骑自行车的人摔倒的就更多了。这不，我眼前就有一个在我面前一不留神滑倒在地的骑车人，摔倒后坐在地上，两眼发愣，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雪地里走路，两眼不能只往前看，还得注意脚下的路。不过脚下的雪地看久了，眼睛也有点受不了，于是便得闭上眼睛站在那儿休息会儿，等眼睛适应些后再走。这时，有一辆卖鸡蛋饼的四轮车赶了上来，推车的是一位近五十岁的女人。这种有顶篷风雨无阻的四轮车是用铝板自制的，车下装了四个小轮子，车上放了一个火炉，一个平板锅和一些面粉鸡蛋佐料之类的东西。四轮车是不怕雪地滑的，所以推着四轮车的女人走得很快，她一边推着车走，一边不时地吆喝一声："卖鸡蛋饼喽！"

很快，四轮车便超出我好远了，不过没一会儿我又赶上了它。这倒不是因为我在雪地里行走的脚步快，而是前面有人买鸡蛋饼，女人便停下来开始做鸡蛋饼。卖掉一只鸡蛋饼后，女人又推起车超越了我，但走了没几步，又有人来买鸡蛋饼了。这次，我在经过四轮车时，停下脚步细细地打量了一下卖鸡蛋饼的女人。女人没有打伞，也没有穿雨披。想来是因为打伞不好推车，穿着雨披工作又不方便，只是在头上围了一条粗布头巾遮挡风雪，身子却早已落上了一层厚厚的雪花，即使抖掉满身的雪花，没一会儿大片的雪花又会裹满全身。远远望去，卖鸡蛋饼的女人就像一个会活动的雪人。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风雪无阻"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又一次赶上四轮车时，我停下了脚步，这次可不是为了休息，而是想尝一下女人做的鸡蛋饼。虽然我已经吃过了早饭，不过这鸡蛋饼的诱惑力还是挺大的。站在四轮车旁，女人对我说："稍等一下。"我点了点头，看着她做好了给别人的鸡蛋饼，接着开始给我做。她做饼时的麻利动作让我看得眼花缭乱，我注意到她那双手在凛冽寒风下已经裂开了一道道的口子，这是一双在风雪中不停劳作的双手，是永远不会歇下来的劳动的双手。接过女人做好的鸡蛋饼，付了两元钱后，我一边咬着饼，一边继续赶路。四轮车一会儿便赶上来超过了我，女人转过头来笑嘻嘻地问："好吃吗？"我点点头说："真香。"女人开心地笑了，如履平地般地踩着吱吱作响的雪地一路小跑着向前奔去，很快就不见了踪影。

再一次看到卖鸡蛋饼的女人时，她的四轮车正停在一所小学的门前，车的四周围满了买鸡蛋饼的小学生，女人正低着头忙碌着。我看不清她的脸，但想必她的脸上和心里此刻都已乐开了花。

雪越下越大，我顶着风雪一步一步地挪动着脚步，嘴边却还残留着鸡蛋饼的余香……

在小城里想你

孙杰（江西）

每到黄昏，天空就会矮一截
而思念又长高了一节
我坐在这座小城里
等一封书信

车水马龙，烟火味太重
往更远处望去
一山高过一山
你的音信被挡在比远方更远的地方

我把头微微低垂
期盼的目光越来越短
风儿在耳边吹着
对你的思念越来越长

冬日米易抒怀

黄启国（四川）

冬日暖阳贵如金，
蓉城冷雾罩无寻。
野鹤觅暖往南飞，
闲云伴阳向高行。
这方富饶得米易，
此河悠然享安宁。
阳光晒过意未尽，
康养有诗更逸情。

雪中叶

李陶（安徽）摄

五彩池

第525期

冬天的村庄

刘敬胜（山东）

笔直的杨，弯曲的槐，倒垂的柳，婆娑的梧桐……大大小小的树，落净了叶。枝条从隐蔽中，渐渐显现出身影，柔软的骨骼在冷风里僵硬。树们立在空茫的天地间，仿佛一个个巨人，无论白天黑夜，都注视着村庄里所有的人、家畜、一砖一瓦，默默地护佑着他们。

一只羽毛光鲜的大公鸡站在靠近路边的砖墙上，昂着高傲的头，脖颈上红艳艳的翎毛在阳光下闪耀着金光，它来回踱步，巡视自己的领地。五六只肥硕的母鸡在墙角吃主人撒的玉米粒，或者是用麸子、豆糠、玉米面拌在一起的鸡食。几只不安分的麻雀也凑过来，偷吃鸡留下的残羹剩饭，稍有风吹草动，便扑棱棱飞到旁边的树上，风平浪静时，再飞过来迅速地吃上几口。公鸡不时表演一下金鸡独立，或者扬起脖子，"咯咯喽"地叫上几声，向路过的行人或者车辆宣告着自己的存在。

几根丝瓜的藤枯黄了，互相缠绕着，从院墙蜿蜒到墙边的树枝上，藤上挂着几个长约四五十公分的丝瓜，皮也黄了。不知什么时候，藤一断，丝瓜就跌落到地上。路过的村民把它捡走，去掉外面的皮，敲掉里面黑色的籽，这种丝瓜瓤可以刷一整个冬天的铁锅。

还有几个柿子被主人放弃，高高地挂在枝头上，经过霜雪的洗礼变得透红，逗引着鸟儿逡巡，观望，偷嘴，品尝着冬天里难得的美味。鸟儿，让安静的冬天变得无比生动！

炊烟是村庄的灵魂。记得小时候，放学后，和一群小伙伴疯跑着去玩，从庄子西头跑到庄子东头，从河边滑完冰，又跑到冬小麦地里打雪仗。无论在什么地方，游戏玩到哪个重要的环节，只要看到屋顶上飘起了炊烟，便会赶紧往家跑。炊烟是吃饭的集结号，是家的消息、父母的挂念，每天都会准时升起。

冬日的雪，常常不期而至，在某个不经意的夜晚降临。簌簌的雪花，纷纷扬扬的，无序地舞。它们安静地落到村庄的房屋、道路、院子、河岸上，又步调一致地一点点累积，一点点从单薄变得厚实。村庄被雪覆盖了，从五彩斑斓变得单一。白，成为村庄的主色调。

如若雪在傍晚来临，邀请一二好友，品酒畅谈，隔窗观雪，尝试"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闲情逸致。路上，几行歪歪斜斜的脚印，让人遐想几人推杯换盏，把酒言欢的场景。

我看着现在的村庄，常常会想起过去的村庄。有些地方已经变了，有些地方依然没变。变的是梦想，没变的是情怀。